



艺8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展览

现代快报+

2022/9/17 星期六

责编:卞唯伟 美编:陈恩武 组版:滕爱花

散之风神·首届中国书法学术提名双年展

展览时间:2022年9月4日—9月22日

展览地点:江苏省美术馆新馆一、二层(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333号)

# “散之风神·首届中国书法学术提名双年展”学术研讨会纪要(二)

(上接艺6、7版)

叶康宁(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艺术史研究室主任):我的题目是《师有虚堂曰观复:林散之与张学宽》。张栗庵对林散之而言,可以说恩同再造,他年轻的时候生了一场病,病的快死了,幸得张栗庵救治,才活下来。后来“散之”这个响彻艺林的名字也是张学宽给他取的。张栗庵算一个书法史上的失踪者,他的材料非常的少。

晚年林散之念念不忘三位恩师:范培开、张学宽和黄宾虹,范培开有一本专题论文集《范培开研究》,但张学宽却没人研究。张学宽重要在哪里?林散之晚年说自己能有所成就,得力于张学宽和黄宾虹。范培开是张学宽的学生,所以,对林散之而言,领路的人和成就他的人都跟张学宽有关系。

关于张学宽的生平,后来人所依靠的是张学宽早期的学生陈全武的一篇《回忆张栗庵先生》,但这篇文章并不可靠,甚至生卒年都记错了。张学宽身后其实有4本著作留下来,《观复堂文集初编》《观复堂诗存》《四札记序》《存书》,长安兄给我布置任务后,我用一个月的工夫把四部著述都找到了,所以,可以明确地考证出他卒于1941年10月16日,享年73岁。张学宽在和县的影响力主要源于他的两个身份,一个是前清进士,张鸣早就指出功名是乡绅权力的来源,一个土财主不论有多少土地和元宝,都难以博得乡民的尊重。传统乡绅的权力属于文化权威。第二个影响力是名医。范仲淹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脍炙人口,有力地说明了在权力体系外,良医可以获取最为广泛的尊重。我们今天研究林散之、张学宽,既不能入国展,也不能谋稻粮,但是,真正的学术和艺术,都是超越功利。稻粮之外,能无谋乎?

刘灿铭(中国书协理事、草书委员会秘书长、省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把林老的作品放到中国书法史上去比是前无古人的。可以说他是在历代的书家中(不仅限于草书)是一个非常独立的高峰,林老就是书法的高峰。散之风神。第一个风,“风”最核心的是他的特有风格,这个风格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支撑,一个是笔法,一个是结体,笔法是隶法入草,有了隶书他的草书格调就提升了。林老在隶书上下了很多的功夫,林老的隶书也很厉害,也是前无古人。结体就像每个人的面孔,林老的结体也是没有雷同的,刚才大家所说的飘逸等特点,都是用特有的结构呈现出来的,虽然笔法、结体都很简单,但没有这两项支撑,他的风格立不起来。第二个神,“神”最核心的是创新精神,林散之对当下创新的意义尤为重要。创新是我们时代的特点,有中生有,在传统中生出新,林老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林老的当下影响力、历史的地位,对我们现实的指导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衡正安(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林散之先生被誉为“当代草圣”,他的书法究竟好在哪里?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长锋羊毫在生宣上写草书。生宣纸晕化效果好,墨色的层次变化丰富,表现力强,林老使用自如,臻于化境。二是中国画及水墨运用于书法创作。他将中国画的皴法特别是水墨画中的用水、用墨的方法,以及新墨、宿墨和水的调和用于书法的创作之中,使书法的墨色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变化。三是碑帖结合。碑帖结合是林老书法的内在理路,也是成就其高超水平的关键。四是裹锋笔法的创造。五是实现了中国传统书法的审美理想。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白,林散之先生的书法主要好在:借助时代材料、工具为新的物质载体,以一个诗人帖派书法的书卷之气与碑学的金石之气深度融合,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书法形式,将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成就了“当代草圣”之名。



研讨会现场

董水荣(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网络文艺研究所所长):当代以林散之为代表的大草中兴局面,也是源于当代帖学的复兴。这是论及林散之大草非常重要的一种书法语境。清中期以来的近三百年,几乎中断帖学道统。晚明清初,黄道周、王铎以及倪元璐并称明末书坛“三株树”,加上张瑞图 and 傅山合成了“晚明五大家”,形成了影响颇深的大草书风。大草做为帖学笔法与结字特性的产物,在碑学中兴的时段里零落。林散之自言60岁以后学草,之前大量时间学碑,学隶,所以才有了他的碑与帖融合,有了以隶入草,造就了林散之特有大草风神。成为一个足以与祝枝山、王铎、傅山、倪元璐抗行的草书大家。他的成功,唤醒了时代对帖学的进一步回归。

陈明之(中国书协草书委员会委员):林老的“风神”从哪里来,他有诗、有画、有人生经历的这些积累,使林老书法达到“风神”这种高度,然后遇上一个心理和生理上的转变,才能到达艺术神韵的境界。70岁后洗澡烫伤后三指执笔,由原来的灵动书写变成了迟涩的书写,使点画的流畅顺达变成迟凝生涩,书写中的快慢,动静的自然生发,这个时候应该是他的“风神”境界的转折点。林老的书法点画里深藏着两个字,一个是“苦”,一个是“善”,他的点画里流露着心里深处的“苦”,非同寻常的经历,极度痛苦的挫折,这种“苦”的生理反应,林老在笔下真情舒展,使他的点画更质朴宁静,生拙浑厚,有种朴实无华之美。人由“苦”至“善”也是他内心从伤痛到平静的过程。“善”是他人为艺术的魂,也是他笔下的精神气,他的枯笔绵柔清润,湿笔浑朴刚健,点画水墨交融,这是“善”意的表现,是淋漓尽致的发挥,更是一种巅峰状态的艺术境界。

朱敏:(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南京市书协执行主席):对“散之风神”的理解,我以为:风,即风韵。指散之先生的书法、诗文及国画的风骨、韵味。其视角应该是立体的多元的。而“神”当指先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散之先生的惊人思考力与创造力上。散之先生作书执笔极虚(笔常会掉落纸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也许正是他能够到达至高境界一个原因所在。散之先生草书从隶出已成定论。我惊奇地发现他与师黄宾虹先生不同的是,黄宾虹用篆籀笔法作画作书,且作品甚多。就跟黄宾虹先生绝少写隶书一样,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一幅林散老篆书作品。他独具慧眼,把大部分精力放到研究汉碑和魏碑上,得其神髓,化为己有。可见,宾虹眼里无隶,散之眼里无篆,取法不一,各自天成!再者,散老作书善用“水”,他直接让水和墨“反应”出极为天然、极为神奇的效果,是中国绘画对中国书法的贡献,恰恰是通过林散之先生实现的,非常了不起!

赵振(宿迁市画院专职书法家):这次展览的主题是“散之风神”,让我思考草书的“风”与“神”该如何表达。我感觉所谓风神更多的应该是草书的气质和神采,这是一种书写的风范和感觉,在草书的创作中,首先应该是技巧的锤炼,技法高低直接决定作品层次,特别是在青年阶段,精力应该放在锤炼技法和熟练掌握书写技巧的训练中,这是一个门槛,是毋庸置疑的!而当技法成熟到一定程度,是否能表达技法外的性灵?而不是一味的堆砌技巧。如同林散之先生一样,百炼钢化绕指柔,将技法能够作为表达自我内心的手段,游刃有余,自然天成。

黄俊俊(《书法导报》副总编):刚才,听了十多位专家、学者对林散之先生诗书画、交游、书学思想深入的解读、挖掘及研究,观点非常鲜明,论据也很充分,对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除此之外,林散之草书对当代书法创作有哪些影响,对新时代书法审美有哪些意义和价值,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后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张波(《书法报》副主编):从本质上讲,林散之是一位诗人,有一颗诗心,他对写诗的爱贯穿终身。他“活”在他的书画世界里,也“活”在他的诗化世界里。曾见林散之草书《自作太湖东山一首》诗轴:“千峰竞秀白云开,西坞人家特地来。爱煞晚枫斜照里,有人倚石画青梅。”不仅有书作流传,更在题画上出现过。其将抒情写意的诗作题于画上,与画境相辅相成,书画并臻其妙。其书作充溢着浓厚的诗韵,并有深层内蕴,此非常人所能及。“写、叙、议”结合,开合变化,亦含人生感悟。林散之的艺术创造创新接地气、有根基、不刻意,具有深刻的思想人文情怀。林散之诗、书、画的生命力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演变、创新性发展,是矗立在文艺高原上的艺术高峰。

李啸(中国书协理事、楷书委员会秘书长、省书协副主席、省书法院院长):刚才的学术研讨,大家准备的非常充分,对各个研究方向作了深入探讨,转眼间已接近三个小时,我们也不得不结束今天的学术研讨会。我简要总结一下今天研讨会的核心内容。在前八位专家学者的探讨中,陆衡总结出“散之风”就是:劲勃飘逸的书风、楷隶入草的风骨、散锋笔法的新风、墨法如画的风韵。“散之神”就是:笃师古法的唯实精神、植根文化的守正精神、不主故常的创新精神、民胞物与的大爱精神。陈海良认为,林散之草书的贡献主要是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法。通过学人画的滋养,在碑帖融合中,以特有的书写工具和材料,从点画裂变,再次打开草书的审美空间,接通了晚明狂草与当代的联系。本文从文人修养、意趣入手,梳理林散之

草书笔法的源流,从打通碑帖间的隔阂,到书境与画境的互感,阐述其草书笔法的蜕变。因此,这种手法也是建立在笔法基础上的对碑帖互融的笔法整理而获得了新的视觉转向,从而也说明他为当今书法创作提供了水墨实践的典范。金丹指出,碑底帖面、散锋破毫、涨墨渴笔、诗心画韵四个方面,总结林散之草书迥异于时风的几个风格特点,是草书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认为他的草书是清代碑学以来草书创作的重要代表人物,具有碑帖结合的典范意义,重建了一种新的书法审美范畴,对林散之在草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应当有新的认识和定位。朱中原认为:林散之本质上是个诗人,其次才是书法家、画家。这既是他的自况,也是一种自我认知。林散之的身份既是多重的,又是复合的。林散之的诗、书、画是交融的。他的诗中有书韵、画意,书中有诗韵、画意,画中有书意、诗韵,诗书画中又有乐韵。所以说他是诗、书、画、乐的融通。因此,谈论林散之的诗、书、画,实难将此三者分割来谈。他观林散之的诗、书、画,以一“清”字统属之。王伟林教授以生活在江南的四位杰出书法家林散之、沙孟海、王遽常、费新我为研究对象,他们独特的艺术造诣、品格、风貌犹如参天的四株古柏“清奇古怪”,雄奇伟岸,挺立于20世纪中国书坛,构成独特的艺术景象,更多从精神层面谈书法中的艺术精神,对当代书法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张其凤指出:林老不仅拥有同代人的沉实醇厚,还在于他能从时人与古人那里跳脱出来,获得一种与众不同鲜明的个性。林老的书法,拥有很多字以外的东西,概括起来讲,就是诗境、画魂与绵绵不绝的太极韵味。一是拖水带泥式的屋漏痕线质——林散之书法中深蓄的太极韵味;二是仙风道骨般的绝世风神——飘逸于林散之作品中的优美诗境;三是杏花春雨江南——弥漫于林散之书法中的画面感。叶康宁专门考证了对林散之影响至深的张学宽先生,这是他的师友交游考。晚年林散之念念不忘三位恩师:范培开、张学宽和黄宾虹。考证了范培开的生平主要经历,研究了张学宽如何为林散之指示怎样做学问的途辙和门径,并进而延伸到乡绅与地方文教的关系。郑长安认为:林散之以草书笔意入隶,打通了隶书与草书之间的内在神理关系,他在长期的隶书创作中,将草书的雅逸之气融入其中。林散之之所以能在草书创作上达到艺术上至高境界,与他的隶书实践给予的丰厚滋养与支撑密不可分。

其他的参展书法家和媒体朋友的发言,我觉得讲的也非常好,从本次展览包括研讨的主题,尤其是围绕风神为核心来进行探讨。让我们大家对风神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启示。研讨会时间比较长,感谢大家的精心准备和积极参与,谢谢!